



## 南越人民武装继续展开游击战 西宁、永平等地吴庭艳伪军接连遭到重大损失

【路透社西贡4日电】据今天传到西贡的消息说，昨晚在西宁的一次小冲突中，共产党游击队使南越政府军遭到了重大损失。

消息又说，游击队还缴获了大批武器。

这里的军方人士说，永平省的一支政府军在本周早些时候在游击队的一次伏击中损失了12人，可是大约有10名游击队员被打死。

这些人士说，在上星期整整一周当中，游击队一直在平绥省（在这里东面大约80英里）骚扰政府军。

【路透社西贡4日电】权威的军方人士今天说，在上周整整一周当中，共产党游击队在平绥省同陷于困境的政府军玩“猫捉老鼠”的游戏。这些人说，骚扰运动是一个迹象，表明游击队会在越南雨季结束时像人们

所预料的那样加紧活动。

游击队在这个省的偏僻地区驱使大批人示威反对政府，这样来开始进行他们的运动。

在主要的村镇和城市的郊外，游击队把共产党的标语钉在树上，或者在街道上写上了标语。

当政府军开出据点去制止示威或撕下和抹掉共产党标语的时候，一小股一小股

的游击队便进行了不顾死活的伏击。

他们还在军队开出去制止游击队的行动而守军力量薄弱的时候进攻据点。

这些人说，双方中不论哪一方都没有重大损失，但是共产党人似乎已经在毗邻共产党根据地“D”区的这个省份境内集结了一大批的小股游击队。

【美联社南越波来古3日电】共产党人看来已经大大增加对南越日益扩大的游击战的援助规模。

确凿的证据表明，共产党北越至少派了一个正规团到南方加强那里的游击部队。但是，同局势有密切联系的美人士对此并不是非常肯定。

据现在估计，南越叛乱分子的全部力量约在20,000至30,000人之间。

## 尼赫鲁经伦敦、日内瓦去美

支那局势。在日内瓦又同美英印加代表进行了会谈。在伦敦同麦克米伦讨论了世界局势，特别是印度

【路透社伦敦4日电】印度总理尼赫鲁今天说，苏联最近的核试验“使我们震惊”，他谴责一切核试验，认为都是坏事。

他是在同麦克米伦进行涉及世界范围的会谈前不久对记者这样谈的。

尼赫鲁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认为任何挑衅行动都不能给一个国家以进行核试验的理由”。

尼赫鲁说，核试验产生了一连串的反应，增加了“世界上的战争心理”。

他和麦克米伦共进午餐，据悉两人谈到了禁止核试验和全面、彻底裁军的复杂问题，联合国问题，包括最近刚果的局势，亚洲局势，特别是印度支那局势。

【美联社日内瓦4日电】尼赫鲁在路经巴黎和伦敦转道去纽约的途中在日内瓦逗留。

尼赫鲁在机场上呆了约摸四十分钟，同出席老挝问题会议的代表们——美国的哈里曼，英国的麦克唐纳，加拿大的朗宁和印度的拉尔——讨论了东南亚的种种问题。

“我推断会谈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的。当然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老挝本身所发生的事情。组成老挝政府对会议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三亲王的会谈的问题是非常古怪的。常常似乎差不多已经达成协议了，接着突然又发生了某种事情。”

“人们预见到老挝问题将会结束，但是总有一些暗礁。”

\* \*

给西苏门答腊。

今年早些时候的水灾打击了大米的收成。刚刚才结束的长时间的旱灾预计将会减少印度尼西亚的下一季的收成。高级政府人士说，这个群岛的大米自给自足计划到现在为止失败了，印度尼西亚面临着用日益减少的外汇储备从国外购买成千吨大米的必要性。

【路透社雅加达3日电】中国大使姚仲明昨天在与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会晤后对记者们说，他的国家将向这个共和国提供大米和纺织品。

## 印尼因受灾缺米粮价上涨

【美联社雅加达2日电】印度尼西亚当局正在设法避免威胁着人口稠密的爪哇岛和苏门答腊以及小巽他群岛的严重米荒。

现在距收获下一季的大米还有四个月的时间，当局正在举行高级会议，讨论解决米荒的办法。这次米荒发展成了这里近几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雅加达的米价已经猛烈地上涨了。

自苏加诺在10月月中

离开雅加达去治病以来，米价已从每公斤15盾涨到30盾。从爪哇和苏门答腊来的报道表明，米荒不仅仅局限于这个国家的首都。

南苏门答腊的米库楠榜——它每月向邻近地区供应5,000吨米——要求让它暂时停止供应，因楠榜地区本身也缺米。

在中爪哇，省当局要求政府向三宝垄、梭罗和其他城市多供应些米。

政府决定把进口米分配

## 美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麦康瑙吉表示

### 美国目前“大概不会在南越使用美军”

【合众国际社俄亥俄州哥伦布4日电】负责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麦康瑙吉昨天对俄亥俄州广播员协会说，大概不会在南越使用美军。

麦康瑙吉说，他将在今后几天内同泰勒将军会晤。

麦康瑙吉说，他认为美国目前向南越提供的军事咨询援助，足以制止有席卷南越之势的共产党潮流。

这位助理国务卿说，只有在南越政府要求时，才会把美军投入战斗。

麦康瑙吉从事外交工作已有三十年之久，他解释说，美国正通过谈判和外交协议来设法制止共产党在东南亚以及其他地方取得进展。他说，虽然没有正式承认赤色中国，但是在大使一级进行努力仍然是可能的，而且正在取得一些成就。

他说，美国人对东南亚

局势不应抱极其悲观的看法。

他说：“美国人没有理由悲观，但是，同样，对于自由世界在亚洲所面对的情况，也没有理由抱极端乐观或不应有的乐观态度”。

【本刊讯】【纽约时报】4日报道：

今天这里有消息说，在泰勒将军提出了关于越南之行的报告后，肯尼迪总统仍然坚决地反对派遣美国作战部队前往南越。

虽然据了解泰勒将军反对派遣美国作战部队，但是他却主张派遣必要的军事技术人员和建议由美国游击队加紧对南越精锐部队进行反游击战训练。

### 海托华报道美可能增加驻南越军事顾问团人员

【美联社华盛顿4日

电】（记者：海托华）预料肯尼迪总统将于下周就扩大美国对南越的军事援助这一问题作出根本性决定。

消息灵通的官员说，肯尼迪极可能下令增加目前由685人组成的美国军事顾问援助团的人员。

整个冷战所产生的各种因素可能影响肯尼迪的决定，这些因素是：

一，进一步迹象表明莫斯科可能改变策略而设法缓和紧张局势，这种迹象就可能影响总统，使总统以更谨慎的态度来采取美国对东南亚的新的行动。

二，印度总理尼赫鲁所表示的看法可能对肯尼迪的想法有一些影响。反过来，肯尼迪在下周同尼赫鲁会谈时将有机会要求尼赫鲁了解和支持美国在东南亚的政策。

意的支持，友好的谅解和不断的合作。

“除了你们的合作以外，我也需要得到我在秘书处的同事的忠实的支持。”

“我特别打算邀请目前担任副秘书长或者将被任命为副秘书长的人数有限的一些人来担任我在有关执行联合国宪章委托给秘书长的工作的重要问题上的主要顾问。”我在发出这种邀请时

## 苏兹贝格评吴丹任联合国代理秘书长

### 鼓吹美尽量利用中立国家在联合国影响的增长

【本刊讯】【纽约时报】4日发表苏兹贝格题为《联合国朝东转》的文章，摘要如下：

无论在地理上和意识形态上讲，联合国秘书长的人选都是在朝东转。美国承认对挑选丹先生为哈马舍尔德先生的有效的继任人感到高兴。我们认为，这次的选择是我们的外交胜利，并指出，俄国在它的关于实行进行统治的三头制的要求方面作了让步。

尽管这样，我们甚至不再能够企图实行我们以前对联合国的民主程序的控制了。西方集团的相对力量渐渐不行了。俄国人及其傀儡仍然处于很小的少数；但是中立国家明显地增长了力量。丹先生象征了它们的新影响。

充分意识到首先要考虑取得最高的效率，才干及忠诚，也适当地考虑到根据宪章的101条的规定尽可能广泛的地域基础的重要性，我打算在这些顾问中邀请本奇博士（美）和阿尔卡杰耶夫先生（苏联）。

“当然，这个安排并不影响作出经验可能表明是必要的将来组织方面的变化。”

……

事实仍然是：丹先生的任命确切地反映了政治力量的转移。联合国现在有103个会员国，我们乐于认为其中大多数仍然在原则问题上同我们站在一起，同时也承认有十三个是在苏联阵营的。

但是公开宣布的中立主义者现在有二十五个。它们已开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应当在新的影响出现时尽量地加以利用，而不去梦想我们不再能够保持的那种静止的过去。

赖伊在精神和政治上都是我们的人。哈马舍尔德在政治上并不比瑞典更属于我们，但是在精神上，他是一个十足的民主主义者。丹先生在任何方面都不是我们的人。

## 美英通讯社评介

### 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吴丹



【路透社纽约联合国3日电】被任命为联合国代理秘书长的缅甸的吴丹对这个岗位所需要的严格的公正的要求没有什么错觉，但是他认为公正和中立是有分别的。

他最近在一次谈话中说：“任何一个有知识的人都不能在重要问题上中立。他必须有他自己的某种看法。”他又说，他“在联合国的大多数问题上并不是中立的。对秘书长要求的是公正而不是中立。”

吴丹是一个社会党人和佛教徒，他是一个有坚强的信念的人。在不担任义务的国家内他被普遍说成是一个“温和的人”。

他是通过教书和新闻工作进入外交界的。他写过四本书，第一本书是他20岁时写的《城市和它们的故事》。他现在52岁。

他是缅甸总理吴努的同学和朋友，所以他是吴努的知己，有一度曾经负责过执政党的新闻处工作，后来负责政府的新闻工作。

吴丹是一个漂亮的人，喜欢读书，谈笑风生，他有很愉快的个性，他遵守佛教的规章并不是很严的，他喝酒，吃肉，抽黑色小雪茄烟。

吴丹和他的夫人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们都在美国上学。他们一家住在纽约的一个公寓内。

与他亲近的同事认为，在他担任了这个国际职务以后他的政治声望将会增长，并想根据哈马舍尔德所主张的理想行动。

他是十分敬佩哈马舍尔德的人，但是据传他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说，哈马舍尔德也许“在做他的工作时超出了宪章规定的范围”。但是他又说，哈马舍尔德的“唯一动机”是使联合国成为真正有效的争取和平的力量。

【美联社联合国3日电】吴丹是一个奉行中立的人，他谋求同共产党人和西方全都很好的相处——但是只有当他认为他们是正确的时候。

自从1957年担任缅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以来，吴丹谴责过苏联干涉匈牙利，美国在古巴问题上的态度，以及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政策。

他的行动还表明他是一个活动家，他反对任命企图削弱联合国行政权力的尝试。

吴丹生于仰光附近的板庭梧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吴丹出任公职。1947年他被选为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新闻和宣传的负责人。次年当缅甸独立的时候，他成为政府的新闻负责人。

他陪同吴努参加过许多次国际会议，结识了像赫鲁晓夫和赤色中国的毛泽东这样一些世界领袖。

1952年他被任命为缅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成员，五年之后他接替了团长的职务。



## 联大代理秘书长吴丹发表就任声明

说「国际气候很难说是晴朗的」，希望「支持和合作」。

“我对我今天所担当的沉重责任并不是不知道的。大会的辩论已经表明国际气候很难说是晴朗的。这个组织还面临着一个严重的财政问题。刚果的活动是这个组织在历史上所进行的重大活动之一，在这一工作中我们继续碰到了一些严重的困难，急需加以解决。”

“如果我要履行这种责任，克服这种困难和解决这种问题，那么我首先将需要得到我所有的同事的全心全

# 英外交和空軍大臣公然发出好战叫囂

## 揚言“英国拥有足夠核力量摧毀苏联大部分城市”

【美联社苏格兰卡卢克3日电】英国外交大臣霍姆星期五晚上说，英国拥有足够的“摧毁大多数俄国大城市”的核打击力量。

这位外交大臣对在这个拉纳克郡城举行的一次保守党集会说：“我们将永不使用我们的武力迫使别人采纳我们的信条或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是如果它受到侵蚀的威胁的话，我们将和我们的盟国一起保卫它。

“这就是政府为什么已采取措施加强我们军队实力的原因。”

## 吉科宁由美国回到芬兰

### 并召集內閣开会討論苏联照会

【德新社赫尔辛基3日电】芬兰总统吉科宁结束了在美国的正式访问后于今天回到赫尔辛基。

吉科宁回国后立刻召集了芬兰内阁会议讨论由于苏联要求就防御问题举行苏芬会谈所造成的严重局势。

吉科宁今天早些时候路过哥本哈根时，曾和丹麦外交大臣克拉格就苏联照会举行了两小时的会议。

同时，芬兰外交部长卡尔亚莱宁在这里说，芬兰政府正在准备答复苏联照会的复照。

## 印度报业托辣斯报道 印共拉吉科特县委发表致赫魯曉夫信

【印度报业托辣斯孟买4日电】印度共产党拉吉科特县×××党员在致赫鲁晓夫的一封信中要求他“重新考虑把约瑟夫·斯大林的防腐的遗体迁出红场的陵墓的决定是否恰当”。

今天发表的这封信说，对他提出的指责是“脱离当时情况”的。

公开信问赫鲁晓夫，他把对手一个接一个地解除职权是不是把权力集中在他自己（赫鲁晓夫）身上和搞个人迷信，而又不让他们（所谓的反党成员）有机会说明他们的态度和宣传他们的观点。

【新华社卡拉奇4日电】【印度时报】今天报道，印度共产党孟买邦拉吉科特县委员会指责苏联统治者把斯大林的遗体迁出莫斯科红场陵墓的行动。

这家报纸说，这个县的三位共产党领导人“写信给赫鲁晓夫总理，要求他重新考虑这个决定，并且要求他

## 法新社报道 明斯克斯大林街和伏罗希洛夫区易名

【法新社莫斯科5日电】据今天获悉，在白俄罗斯，以斯大林和前苏联国家首脑伏罗希洛夫命名的街道的牌子已开始拆除。

【苏维埃白俄罗斯报】说：“考虑到无数工人的请求和明斯克市社会团体和市政机关组织的请求，根据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1月2日发布的命令×××伏罗希洛夫区为【苏维埃

## 霍姆声称英准备在柏林問題“做一笔体面交易”

【英新处伦敦3日电】英国外交大臣霍姆勋爵今晚星期五说，英国“随时准备”在柏林问题上“做一笔体面的交易”——但是取得

## 美空軍宣布

## 針对卫星的針在包裹中沒有散开

【路透社华盛顿4日电】空军昨晚宣布，10月21日向空间发射的三亿五千万枚铜针没有按计划散开。

空军说，测远仪信号表明，【迈达斯】卫星在预料的时间里，以适当的速度掷出了这个包裹。没有确定的证据表明为什么这些针没有放出去。

空军又说，将继续用雷达寻找这个包裹。

这样一项协议要求双方都作出让步。

“当一方坐下来决心不从原先决定的地位后退一寸的时候，谈判就成为一场滑稽戏。到目前为止，柏林问题上的情况却一直是如此。我希望这种情况将会改变，因为我们希望谈判一项解决办法。”

【路透社苏格兰，卡卢克3日电】英国空军大臣朱利安·埃麦里在今晚的另一次讲话中附和霍姆勋爵有关英国空军的打击力量的谈话。

他对在普雷斯顿举行的一次保守党集会说：“不要让有谁低估轰炸机司令部的威力。”

“我们已经制订了自己的计划，以确保一旦有人进入，【V】轰炸机部队将安全地及时空运，我们不会在地面上被毁灭的。

“我们感到满意的是，我们有足够的轰炸机，它们不止会摧毁苏联的军事潜力，而且还会摧毁他们的大部分居民，他们的工业和政府机构。”

埃麦里又说，“我们要俄国人就攻击英国所付出的代价大于他们所能付出的代价。”

## 法国提出建立共同市場政治联盟計劃

德新社說該計劃最初将排斥英国参加，荷兰对此表示反对。

【德新社巴黎3日电】据今天此间获悉，法国政府已就建立欧洲政治联盟问题向欧洲共同市场的成员国提交了一项广泛的计划，这项计划远远超过目前的经济合作计划。

欧洲政治联盟一旦组成，将向所有的欧洲国家开门。

这个计划考虑建立一个“政府首脑理事会”，它每隔四个月举行一次会议。这个理事会的决定必须是一致通过的。一个常设政治委员会将筹备理事会的历次会议，并将负责执行理事会的决议。

理事会和常设委员会的工作将由欧洲议会来补充。

目前正由六国共同市场各国专家们讨论的法国计划，目的在于密切调配六国的外交政策。这个联盟也将对防御政策负起责任。

据可靠消息说，西德，意大利，比利时和卢森堡已经原则上同意了这个计划，据说荷兰表示反对。据说荷兰的观点是，已经申请加入共同市场的英国，应该一开始就参加关于政治联盟的讨论。但是，据说法国和其它共同市场成员国不愿英国在成为六国市场会员以前参加讨论。

【路透社巴黎3日电】法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在这里说，英国政府“非常赞同地对待”成立六国共同市场政治联盟的计划。他还说，在六国之中有一股赞成这个建议的“多数派潮流”。

发言人说，欧洲政治联盟条约草案是法国代表团应六国委员会的要求提出的。

通常消息灵通人士说，根据计划，目前的六国委员会将变成政治联盟的常设机构，而欧洲议会大会和这个联盟的部长理事会之间将进行密切合作，联盟理事会将以一致同意的投票通过决议。

## 《紐約时报》駐莫斯科記者托平連續报道 迁移斯大林灵柩在苏联人民中的反应

【本刊讯】11月2日的【纽约时报】发表该报记者托平1日从莫斯科发出的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苏联人民今天获悉，斯大林的尸体已经从列宁墓搬走。就在红场陵墓的后面，数以千计的俄国人通过斯大林的新墓。

但是许多苏联人今天仍然在辩论这个决定，他们公开辩论，而且情绪激动。

陵墓前面的广场成了苏联男女的民主讲台，他们对斯大林有某种强烈的感觉，希望说出来。

有些俄国人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为斯大林辩护，有些人指责他，有些显然感情上很混乱的人想知道事情的真相，这时穿蓝色长大衣的戴皮帽子的警察无动于衷地站在旁边。

在攻击斯大林的人中间有一个人说：“要是在他那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在这里这样自由地谈论了。”

一个飞行员谈到在战争时期斯大林对他意味着什么。他说，“我们是以他的名义进行战争的。我们准备

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有害后果的揭露以及保加利亚工人的愿望和建议。

## 美联社傳斯大林儿子被降級

【美联社莫斯科2日电】斯大林的儿子华西里丧失了领导职位，可是仍然耽在苏联空军中。据朋友说，他已不再是中将，而降为少校。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仍然住在克里姆林宫外那条河对岸的住宅内。

为他而死。我怎么能相信他们现在所说的关于他的一切呢？”

这些话是这样几代的人典型的评论；他们曾在党的教育和思想灌输下相信一个人的英雄形象，而现在则又叫他们相信他是一个患有虐待狂的暴君。

在莫斯科听到的那些为斯大林辩护的人说，可能是这位独裁者的副手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犯了罪行，另外一些人像赫鲁晓夫先生过去那样追述了斯大林在改组农业和建立重工业方面的“伟大功劳”。

当一个莫斯科人怒气冲冲地反对这种辩解并说“他谋杀了成千上万的无辜人民”时，一个衣著破旧的工人反驳说：“你这畜牲，你也在斯大林的时代生活过。”

【本刊讯】11月3日的【纽约时报】刊载了该报记者托平2日从莫斯科发出的一篇报道，题为【苏联公众

【合众国际社维也纳4日电】前苏联外长莫洛托夫

今天前往苏联大使馆进行连续第二天的秘密磋商。

奥地利政府和政界人士中盛传这样的谣言：莫洛托夫住在沃里本街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不久之前，总是看到一个穿便衣的苏联官员和至少四个穿便衣的奥地利人在公共场合跟在莫洛托夫后面。

【路透社维也纳4日电】莫洛托夫在24小时内两度去这里的苏联大使馆，引起了日益增多的猜测，认为他即将启程去莫斯科了。

为之震动”；【对斯大林的谴责震撼了人们——引起了对政权的较苛刻的观察】。摘要如下：

目前有一些迹象表明，赫鲁晓夫总理最近对斯大林的暴政的指责已使一大部分苏联人民感到震动。

许多俄国人，包括官员在内，正在以这里多年来所没有的较坦率的态度谈论着斯大林遗体被迁出红场上的列宁陵墓这件事。

这个象征性的行动引起了普遍的痛苦的情绪，其中交错着惶惑和愤恨。

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许多苏联公民，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已开始以比较苛刻和尖锐的态度研究目前苏联领导的所作所为。目前出现了一种对宣传采取比较疑猜的态度的趋势。

在私下的交谈中，人们要求苏联的报纸和其他通讯机构为他们提供比较完整的信息。目前这些措施对于其他苏联集团国家的影响也许

不会像1956年那样深重。在1956年，非斯大林化运动促成了在匈牙利发生反对苏联当局的武装叛乱——在波兰是只差一点点才得以避免——的那种气氛。

这里正在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赫鲁晓夫先生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如此坚决地继续推行非斯大林化。

这位已表现出是一个手腕高强的政界人物的苏联总理必定知道这样做所含有的危险。

人们提出的一个解释是，赫鲁晓夫之所以激烈打击关于斯大林的神话，是为了贬低党内的那些反对他在斯大林死后进行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保守派死硬分子。那些反对派表明自己的主张的方式主要是暗中不顺从他的政策，而不是明确的提出反对意见。据认为，赫鲁晓夫在地方上推行他的非斯大林化运动时甚至将更进一步，因为有些保守派在那里实行他们本人的个人迷信。

赫鲁晓夫已经抓住了而且正在摇撼苏联社会的根基。这里没有什么人敢于预言他的大胆行为最后将导致什么结果。

英国【星期日快报】5日刊载该报记者4日的维也纳电

## 外电繼續报道 莫洛托夫近况

苏联官员们拒绝就今天的拜访发表评论，只是说莫洛托夫可能是领取信件或工资。记者们没法和他接触。

在这期间，奥地利边防哨已得到注意莫洛托夫行动的命令。

【德新社维也纳4日电】苏联大使馆人士表示，预计莫洛托夫不久将离开这里，可能会要求他在莫斯科发表一篇关于在党代表大会上对他的批评的声明，然后将就开除出党作出决定。

【新华社伦敦5日电】

【德新社维也纳4日电】维也纳警察局发言人昨天说，奥地利保安机关相信“俄国人可能企图非法把莫洛托夫弄出我国”。

在星期五晚上，约有五十个人——差不多都是俄国人——在沃里本街出现，许多人还拿着花束。他们拒绝详细说明他们访问的目的。

官方的解释是苏联航空公司（办事处设在莫洛托夫寓所同一栋房屋里）举行招待会。维也纳人倒是认为，这是一次莫洛托夫鸡尾酒会，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 阿临时政府领导人发表谈话

【路透社波恩5日电】“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领袖本·赫达今晚在一次电视访问中说，“尽管发生了七年战争”，法国人和阿尔及利亚人仍可在阿尔及利亚共处。

他向汉堡电视台的一位记者说，在自由的阿尔及利亚，法国移民将可以选择保留法国国籍或成为阿尔及利亚人。

他说，那些选择阿尔及利亚国籍的人“将拥有同土著的阿尔及利亚人一样的权利和义务”，将对那些保留法国国籍的人施行外侨管理。

他又说：“但是，阿尔及利亚国家无论如何将保障他们能用自己的语言接受教育，信奉他们的宗教和保证他们的

个人安全。”

本·赫达说，在独立后阿尔及利亚将进行土地改革和工业发展。他的政府“目前的外交政策是不参加任何集团，东方或西方集团都不参加。”

【合众国际社拉巴特4日电】叛乱的副总理贝勒卡塞姆今天说，阿尔及利亚叛乱分子准备接受自决投票，作为实现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一个手段。

贝勒卡塞姆还对合众国际社记者说，将给予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以“保证”，并将达成“同法国合作的协议”。

**亚齐德答卢森堡电台记者问**

【法新社巴黎4日电】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宣传部长亚齐德星期五晚上在答卢森堡电台记者问中说，我们希望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留在这个国家里。

亚齐德又说：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是旨在建立一个同前压迫者进行合作的自由国家的第一次试验，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个民族主义乃是一种独特的民族主义。

## 阿杜拉政府决定要基赞加返回利奥波德维尔

并扬言否则将对他采取某些措施

【美联社利奥波德维尔4日电】可靠人士星期六透露，刚果中央政府已表示要基赞加在星期以前到利奥波德维尔担任他作为副总理的正式职务，否则就会失去他的职务。

基赞加今年10月5日飞往

斯坦利维尔，表面上是去完成他的个人事务。他同意在八天内回来。以后不断提出了要求，可是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返回中央首都。

内阁命令的确切措施还没有透露，可是消息灵通人士表示，撤消他在政府中的

职位将是基赞加可以预料的最低微的行动，阿杜拉政府中的某些成员正在极力要求立即逮捕他。

外交人士注意到，基赞

## 桑戈尔在华盛顿同肯尼迪会谈

肯对桑戈尔大加拉拢，称他“是独立的建筑师”

【美联社华盛顿3日电】塞内加尔总统，哲学家，诗人兼政治家桑戈尔星期五来到华盛顿进行一天的访问，肯尼迪总统在机场上发表的欢迎辞中称他为“塞内加尔独立的建筑师”。

肯尼迪在欢迎辞中追述，他的贵宾不仅是一位立法者，而且是一位诗人。

肯尼迪说，“他们是我们国家之间的有价值的联系。”

桑戈尔用法语致答辞。他说，他和他的同胞不仅羡慕美国的“物资财富，而且羡慕它的精神力量”。他说，非洲人决不会忘记独立宣言的教示。

在同肯尼迪进行一小时

加近来企图在斯坦利维尔加强他个人的地位——或许打算重新同中央政府分裂。

阿杜拉的内政部长格贝尼在同基赞加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后，星期五自斯坦利维尔返回这里。格贝尼向内阁做的报告促使了星期五决定要求基赞加立即到利奥波德维尔来。

的会谈以后，桑戈尔对记者说，他们就同非洲有关的所有问题进行了非常坦率和融洽的会谈。

他又说，这些问题包括非殖民化和非洲发展的问题。桑戈尔说，“我很高兴地发现我们对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方面的意见没有分歧。”

记者问桑戈尔，他对美国和平队的看法如何。

“我们谈到了它，我认为在塞内加尔有和平队是一件好事情。”

【合众国际社纽约2日电】桑戈尔在福德姆大学获得了法律学位，然后他对这个学校的学生讲了话。

## 《法兰西观察家》周刊

### 评赫鲁晓夫报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部分

【本刊讯】巴黎《法兰西观察家》周刊10月26日的一期以《赫鲁晓夫的修正》为题刊载赛歇·马勒写的文章，摘要如下：

……（苏共）代表大会的根本问题并不是目标的问题，而是要达到这些目标的方法问题。

因此，赫鲁晓夫照他的方式进行了双重的战斗：在国内布在国外。

在国内方面：根本的问题无疑地不在于重新对反党集团的失权分子所体现的斯大林的机器进行谴责，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定义。赫鲁晓夫报告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段，是社会和政治生活民主化的从未发表过的理论基础。

“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建设共产主义不再是必要的了”，因此，“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应该变成全民的国家”。

……假如人们承认苏联仍有50%的人是农民，城市的非无产阶级阶层仍占全人口的20%以上，那末，人们就能了解这种社会主义民主的新提法可能在党的那些稳坐泰山的人当中引起的抗拒了。

同样，断然重申国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所有制，这就消除了拒绝农民参加领导阶层的一切可能性。根据这些理论的提法，国家民主化，逐渐放弃国家的职能和由群众进行监督的诺言，便具有更加具体的意义了。例如，可以指出报告中不大为人所引证的一段，这一段说，党必须“尽量帮助改善苏维埃，代表，劳动者，工会等等的活动……并帮助发扬群众的创造性”。党的作用的这种观念——即更多地把它认为是“文化的鼓动者”而不是政权的工具的观

念，应该说比较接近于南斯拉夫人的那些可憎的修正主义论点，而不是接近今天还在苏联和在人民民主国家中普遍流行的观念。

毫无疑问，猛烈攻击政治局旧斯大林分子的原因，不应该在别的地方去寻找。……这些人是对“反苏维埃法制的罪行”负责的。

对斯大林思想的正式代表阿尔巴尼亚人的谴责，不应该使人感到很大的惊奇。自从对“斯大林错误”的谴责、变成了对斯大林政治制度的谴责时起，地拉那的落后分子以及他们的强大的中国盟友就牵涉在内了。采取这种策略的内在原因显然也起着作用。然而人们指出，谴责把斯大林的方法运用在不发达国家一事，就说明了对待报告和纲领作的理论性分析。

大家记得，中国共产党人去年曾有力地提到殖民地国家不断革命的列宁主义论

点，而且还强调指出共产党在反帝革命第二阶段中的特殊作用。然而，现在说：在我们的时代，人民民主革命，民族解放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是互相接近的，交织在一起的。古巴和“卡斯特罗的英勇的革命”，被引来作为这种非正式的过渡的例子，这个过渡使得在民族解放阵线之外没有必要一定要有一个共产党。

“民族民主国家”无论如何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翻版，因为它“表明不仅是一个阶级，而是广大人民阶层的利益”。然而，这个国家能够保证“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完成反帝革命的同时过渡到社会主义”。

很明显，虽然其他的过渡××××，可是在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可能的。由于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过渡到共产主义时不再是必要的”，所以很明显，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从来没有提出过的最大胆的“修正”之一。

## 就赫鲁晓夫指责斯大林

### 《纽约时报》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本刊讯】10月30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为《赫鲁晓夫论斯大林主义者》的社论，摘要如下：

昨天关闭莫斯科列宁—斯大林墓的时间肯定是选择得很好的。在过去两周内，赫鲁晓夫总理及其追随者一直在进行一场口头战争，攻击死去的斯大林的记忆以及所有被谴责为斯大林主义者的被赫鲁晓夫击败的对手的名誉。

毫无疑问，目前揭露的大部分东西是正确的。但是直到斯大林在1953年去世之前，现在仍然在克里姆林宫占有高级职位的人中间许多人曾在斯大林主义的谋害和陷害的制度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很自然地会产生这样一

个问题：为什么现在不谈关于赫鲁晓夫，米高扬等这样一些人在血腥的斯大林主义的机器中所起的作用呢？

不过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尽管目前进行的一切谴责，那些在莫斯科进行统治的人没有抓住斯大林主义的实质和使其成为可能的情况的实质。斯大林主义不仅仅是少数人的偶然的软弱和劣迹的产物。斯大林主义是苏联的极权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产生，这种极权主义制度仍然没有真正的基本变化。

苏联今天的极权主义的特点是。按特权阶级的方式形成了一党独裁，这实际意味着赫鲁晓夫的话是法律。一个个的发言者对赫鲁晓夫令人难以置信地吹捧，完全没有提及赫鲁晓夫自己过去的错误，从而表现了个人迷信。报纸、电台和其他一切通讯，情报及思想灌输的工具都是从属的，以保证不可能表示反对意见。这种制度昨天使斯大林及其忠实信徒有可能犯罪。这种制度今天使得有可能在赫鲁晓夫帝国正在犯同样的罪行或很快犯同样的罪行。

## 法报传在罗马举行东西方圆桌会议时爱伦堡和阿朱别伊对法国代表的谈话

【本刊讯】《法兰西晚报》10月31日报道说：“在莫斯科代表大会之前15天，苏联著名的小说家爱伦堡和《消息报》社长，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曾在罗马参加关于东西方关系的会议。

“某天晚上，爱伦堡和阿朱别伊同法国代表团的领袖之一（进步的，但不是共产党人）进行了密谈，向他长时间地叙述了赫鲁晓夫在22大前夕的处境。

“他们两人毫不含糊地说：这种处境是困难的。在中央委员会内，赫鲁晓夫的行动常常受到或多或少掩饰着的，但是真实的反对。

他的行动往往在下面各级遭到破坏。这牵涉到集团和个人的竞争。国际上的困难和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论战，又往往成为赫鲁晓夫的对手用来打击他的借口。”

“爱伦堡还强调指出：西方必须考虑到这一点，西方必须了解，赫鲁晓夫的路线是唯一能带来苏联的自由化和世界缓和的路线。”

这家报纸继续说：“不久以后开幕的22大，明显地证实了存在着反对赫鲁晓夫的反对派，也令人看出在表面下边还有其他逆流。

“爱伦堡和阿朱别伊的机密谈话的目的是要在西方

造成一种有利的气氛，在于树立赫鲁晓夫的国际威信。

但是，这番谈话也是为了在苏联国内给予赫鲁晓夫一种支持。实际上，他是由于环境所趋而在国内崭露头角的，并不是由于他是新时代的领袖的个人威望所致。”

报纸最后写道：“赫鲁晓夫并没有一个青一色的党，派别或集团为后盾，他并不是一个不可否认的，能够把他的意志强加于一切人的领袖。他必须依据中央委员会内秘密地表现出来的各种力量和势力之间的平衡，不断地调正他的政策。”

“这就说明了他的政策变来变去和往往自相矛盾的原因……”

## 英《卫报》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列主义

【本刊讯】英国《卫报》10月31日发表一篇社论，摘要如下：

现在斯大林被他自己的政治继承者在死后加以毁灭了。认为苏联的党代表大会决定把斯大林的遗体从红场上的陵墓中移走是为了给那些死者伸张正义，将是令人宽慰的。事实上，苏联目前的统治者同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恐怖的牵连之深，几乎一如这个行动矛头所指的“反党集团”。赫鲁晓夫应对之负责的无辜的死者可能比莫洛托夫或马林科夫少些，但是这样的罪行是不能以量的多少来予以衡量的。

可是，尽管赫鲁晓夫用来从他本人也应对之负部分责任的弊端中捞取资本的手段是可耻的，昨天的决定可能是有益的。如果事实真相是斯大林是一个会犯错误的凡人，那么人们会问，我们怎么能知道他的继承者犯错误的可能性就比他小些？俄国人民对他们自封的领导人的信任可能又受了一次动摇。此外，斯大林现在已被公开揭露了他的暴君的真面目这件事本身，可能鼓励人们希望他的继承者们在今后某个时候也会轮到被揭掉假面具的。这种希望像癌一样地腐蚀着一个专制政权。

很清楚，赫鲁晓夫在共产主义世界，甚至是在苏联国内，并不享有斯大林在晚年所享有的那种几乎是没有任何受到任何挑战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赫鲁晓夫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的地位看来更像是一个面临着潜在地不听话的男爵们的中世纪国王的地位。他不得不运用他说服他的追随者的本领来加强他所掌握的巨大的压制的权力。现在，像20年前一样，专政的逻辑不可避免地导致使用大规模屠杀作为政治的工具。需要予以从皇位上打下来的，不单单是斯大林，而是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

# 阿临时政府领导人发表谈话

【路透社波恩5日电】“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领袖本·赫达今晚在一次电视访问中说，“尽管发生了七年战争”，法国人和阿尔及利亚人仍可在阿尔及利亚共处。

他向汉堡电视台的一位记者说，在自由的阿尔及利亚，法国移民将可以选择保留法国国籍或成为阿尔及利亚人。

他说，那些选择阿尔及利亚国籍的人“将拥有同土著的阿尔及利亚人一样的权利和义务”，将对那些保留法国国籍的人施行外侨管理。他又说：“但是，阿尔及利亚国家无论如何将保障他们能用自己的语言接受教育，信奉他们的宗教和保证他们的

个人安全。”

本·赫达说，在独立后阿尔及利亚将进行土地改革和工业发展。他的政府“目前的外交政策是不参加任何集团，东方或西方集团都不参加。”

【合众国际社拉巴特4日电】叛乱的副总理贝勒卡塞姆今天说，阿尔及利亚叛乱分子准备接受自决投票，作为实现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一个手段。

贝勒卡塞姆还对合众国际社记者说，将给予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以“保证”，并将达成“同法国合作的协议”。

**亚齐德答卢森堡电台记者问**

【法新社巴黎4日电】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宣传部长亚齐德星期五晚上在答卢森堡电台记者问中说，我们希望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留在这个国家里。

亚齐德又说：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是旨在建立一个同前压迫者进行合作的自由国家的第一次试验，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个民族主义乃是一种独特的民族主义。

## 阿杜拉政府决定要基赞加返回利奥波德维尔

并扬言否则将对他采取某些措施

【美联社利奥波德维尔4日电】可靠人士星期六透露，刚果中央政府已表示要基赞加在星期以前到利奥波德维尔担任他作为副总理的正式职务，否则就会失去他的职务。

基赞加今年10月5日飞往

斯坦利维尔，表面上是去完成他的个人事务。他同意在八天内回来。以后不断提出了要求，可是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返回中央首都。

内阁命令的确切措施还没有透露，可是消息灵通人士表示，撤消他在政府中的

职位将是基赞加可以预料的最低微的行动，阿杜拉政府中的某些成员正在极力要求立即逮捕他。

外交人士注意到，基赞

## 桑戈尔在华盛顿同肯尼迪会谈

肯对桑戈尔大加拉拢，称他“是独立的建筑师”

【美联社华盛顿3日电】塞内加尔总统，哲学家，诗人兼政治家桑戈尔星期五来到华盛顿进行一天的访问，肯尼迪总统在机场上发表的欢迎辞中称他为“塞内加尔独立的建筑师”。

肯尼迪在欢迎辞中追述，他的贵宾不仅是一位立法者，而且是一位诗人。

肯尼迪说，“他们是我们国家之间的有价值的联系。”桑戈尔用法语致答辞。他说，他和他的同胞不仅羡慕美国的“物资财富，而且羡慕它的精神力量”。他说，非洲人决不会忘记独立宣言的教示。

在同肯尼迪进行一小时

加近来企图在斯坦利维尔加强他个人的地位——或许打算重新同中央政府分裂。

阿杜拉的内政部长格贝尼在同基赞加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后，星期五自斯坦利维尔返回这里。格贝尼向内阁做的报告促使了星期五决定要求基赞加立即到利奥波德维尔来。

的会谈以后，桑戈尔对记者说，他们就同非洲有关的所有问题进行了非常坦率和融洽的会谈。

他又说，这些问题包括非殖民化和非洲发展的问题。桑戈尔说，“我很高兴地发现我们对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方面的意见没有分歧。”

记者问桑戈尔，他对美国和平队的看法如何。

“我们谈到了它，我认为在塞内加尔有和平队是一件好事情。”

【合众国际社纽约2日电】桑戈尔在福德姆大学获得了法律学位，然后他对这个学校的学生讲了话。

## 《法兰西观察家》周刊

### 评赫鲁晓夫报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部分

【本刊讯】巴黎《法兰西观察家》周刊10月26日的一期以《赫鲁晓夫的修正》为题刊载赛歇·马勒写的文章，摘要如下：

……（苏共）代表大会的根本问题并不是目标的问题，而是要达到这些目标的方法问题。

因此，赫鲁晓夫照他的方式进行了双重的战斗：在国内布在国外。

在国内方面：根本的问题无疑地不在于重新对反党集团的失权分子所体现的斯大林的机器进行谴责，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定义。赫鲁晓夫报告中关于无产阶级生活民主化的从未发表过的理论基础。

“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建设共产主义不再是必要的了”，因此，“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应该变成全民的国家”。

……假如人们承认苏联仍有50%的人是农民，城市的非无产阶级阶层仍占全人口的20%以上，那末，人们就能了解这种社会主义民主的新提法可能在党的那些稳坐泰山的人当中引起的抗拒了。

同样，断然重申国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所有制，这就消除了拒绝农民参加领导阶层的一切可能性。根据这些理论的提法，国家民主化，逐渐放弃国家的职能和由群众进行监督的诺言，便具有更加具体的意义了。例如，可以指出报告中不大为人所引证的一段，这一段说，党必须“尽量帮助改善苏维埃，代表，劳动者，工会等等的活动……并帮助发扬群众的创造性”。党的作用的这种观念——即更多地把它认为是“文化的鼓动者”而不是政权的工具的观点，应该说比较接近于南斯拉夫人的那些可憎的修正主义论点，而不是接近今天还在苏联和在人民民主国家中普遍流行的观念。

毫无疑问，猛烈攻击政治局旧斯大林分子的原因，不应该在别的地方去寻找。

……这些人是对“反苏维埃法制的罪行”负责的。

对斯大林思想的正式代表阿尔巴尼亚人的谴责，不应该使人感到很大的惊奇。自从对“斯大林错误”的谴责、变成了对斯大林政治制度的谴责时起，地拉那的落后分子以及他们的强大的中国盟友就牵涉在内了。采取这种策略的内在原因显然也起着作用。然而人们指出，谴责把斯大林的方法运用在不发达国家一事，就说明了反对报告和纲领作的理论性分析。

大家记得，中国共产党人去年曾有力地提到殖民地国家不断革命的列宁主义论

点，而且还强调指出共产党在反帝革命第二阶段中的特殊作用。然而，现在说：在我们的时代，人民民主革命，民族解放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是互相接近的，交织在一起的。古巴和“卡斯特罗的英勇的革命”，被引来作为这种非正式的过渡的例子，这个过渡使得在民族解放阵线之外没有必要一定要有一个共产党。

“民族民主国家”无论如何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翻版，因为它“表明不仅是一个阶级，而是广大人民阶层的利益”。然而，这个国家能够保证“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完成反帝革命的同时过渡到社会主义”。

很明显，虽然其他的过渡××××，可是在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可能的。由于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过渡到共产主义时不再是必要的”，所以很明显，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从来没有提出过的最大胆的“修正”之一。

## 就赫鲁晓夫指责斯大林

### 《纽约时报》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本刊讯】10月30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为《赫鲁晓夫论斯大林主义者》的社论，摘要如下：

昨天关闭莫斯科列宁—斯大林墓的时间肯定是选择得很好的。在过去两周内，赫鲁晓夫总理及其追随者一直在进行一场口头战争，攻击死去的斯大林的记忆以及所有被谴责为斯大林主义者的被赫鲁晓夫击败的对手的名誉。

毫无疑问，目前揭露的大部分东西是正确的。但是直到斯大林在1953年去世之前，现在仍然在克里姆林宫占有高级职位的人中间许多人曾在斯大林主义的谋害和陷害的制度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很自然地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不谈关于赫鲁晓夫，米高扬等这样一些人在血腥的斯大林主义的机器中所起的作用呢？

不过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尽管目前进行的一切谴责，那些在莫斯科进行统治的人没有抓住斯大林主义的实质和使其成为可能的情况的实质。斯大林主义不仅仅是少数人的偶然的软弱和劣迹的产物。斯大林主义是苏联的极权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

的产物，这种极权主义制度仍然没有真正的基本变化。苏联今天的极权主义的特点是。按特权阶级的方式形成了一党独裁，这实际意味着赫鲁晓夫的话是法律。一个个的发言者对赫鲁晓夫令人难以置信地吹捧，完全没有提及赫鲁晓夫自己过去的错误，从而表现了个人迷信。报纸、电台和其他一切通讯，情报及思想灌输的工具都是从属的，以保证不可能表示反对意见。这种制度昨天使斯大林及其忠实信徒有可能犯罪。这种制度今天使得有可能在赫鲁晓夫帝国正在犯同样的罪行或很快犯同样的罪行。

## 法报传在罗马举行东西方圆桌会议时爱伦堡和阿朱别伊对法国代表的谈话

【本刊讯】《法兰西晚报》10月31日报道说：“在莫斯科代表大会之前15天，苏联著名的小说家爱伦堡和《消息报》社长，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曾在罗马参加关于东西方关系的会议。

“某天晚上，爱伦堡和阿朱别伊同法国代表团的领袖之一（进步的，但不是共产党人）进行了密谈，向他长时间地叙述了赫鲁晓夫在22大前夕的处境。

“他们两人毫不含糊地说：这种处境是困难的。在中央委员会内，赫鲁晓夫的行动常常受到或多或少掩饰着的，但是真实的反对。

他的行动往往在下面各级遭到破坏。这牵涉到集团和个人的竞争。国际上的困难和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论战，又往往成为赫鲁晓夫的高手用来打击他的借口。”

“爱伦堡还强调指出：西方必须考虑到这一点，西方必须了解，赫鲁晓夫的路线是唯一能带来苏联的自由化和世界缓和的路线。”

这家报纸继续说：“不久以后开幕的22大，明显地证实了存在着反对赫鲁晓夫的反对派，也令人看出在表面下边还有其他逆流。

“爱伦堡和阿朱别伊的机密谈话的目的是要在西方

造成一种有利的气氛，在于树立赫鲁晓夫的国际威信。但是，这番谈话也是为了在苏联国内给予赫鲁晓夫一种支持。实际上，他是由于环境所趋而在国内崭露头角的，并不是由于他是新时代的领袖的个人威望所致。”

报纸最后写道：“赫鲁晓夫并没有一个青一色的党，派别或集团为后盾，他并不是一个不可否认的，能够把他的意志强加于一切人的领袖。他必须依据中央委员会内秘密地表现出来的各种力量和势力之间的平衡，不断地调正他的政策。”

“这就说明了他的政策变来变去和往往自相矛盾的原因……”

## 英《卫报》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列主义

【本刊讯】英国《卫报》10月31日发表一篇社论，摘要如下：

现在斯大林被他自己的政治继承者在死后加以毁灭了。认为苏联的党代表大会决定把斯大林的遗体从红场上的陵墓中移走是为了给那些死者伸张正义，将是令人宽慰的。事实上，苏联目前的统治者同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恐怖的牵连之深，几乎一如这个行动矛头所指的“反党集团”。赫鲁晓夫应对之负责的无辜的死者可能比莫洛托夫或马林科夫少些，但是这样的罪行是不能以量的多少来予以衡量的。

可是，尽管赫鲁晓夫用来从他本人也应对之负部分责任的弊端中捞取资本的手段是可耻的，昨天的决定可能是有益的。如果事实真相是斯大林是一个会犯错误的凡人，那么人们会问，我们怎么能知道他的继承者犯错误的可能性就比他小些？俄国人民对他们自封的领导人的信任可能又受了一次动摇。此外，斯大林现在已被公开揭露了他的暴君的真面目这件事本身，可能鼓励人们希望他的继承者们在今后某个时候也会轮到被揭掉假面具的。这种希望像癌一样地腐蚀着一个专制政权。

很清楚，赫鲁晓夫在共产主义世界，甚至是在苏联国内，并不享有斯大林在晚年所享有的那种几乎是没有任何受到任何挑战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赫鲁晓夫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的地位看来更像是一个面临着潜在地不听话的男爵们的中世纪国王的地位。他不得不运用他说服他的追随者的本领来加强他所掌握的巨大的压制的权力。现在，像20年前一样，专政的逻辑不可避免地导致使用大规模屠杀作为政治的工具。需要予以从皇位上打下来的，不单单是斯大林，而是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